


集部

艾軒集卷八

宋 林光朝 撰

行狀

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授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

進葉公行狀

本貫興化軍僊游縣

曾祖　故秘書省校書郎贈少保妣黄氏
贈衛國夫人
祖　故保州助教贈少保妣方氏贈福國
夫人繼余氏贈華國夫人繼陳氏贈定
國夫人
父　故不仕贈少保妣郭氏贈瀛國夫人
乾道三年冬十二月尚書左僕射南陽郡葉公薨公諱
顒字子昂其家牒為光州固始避地而南今為興化之

屬縣偃游人五世祖諱素泉州文學累贈鴻臚少卿高祖諱賓景德二年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曾祖諱傳復以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祖諱寶臣以特奏名授保州助教父諱霆惟晦處弗仕公少游鄉校性方重交游最少徒步走京師隷博士弟子員多所貫通不但誦空言建炎以來歲多廵幸禮部貢舉分諸路公以是第進士調廣州海南縣主簿闕陞從事郎為建州録事叅軍部使者行縣遇滯訟卒未決悉以屬公雨稅所入其獘

為多端每當輸期市中浮食者率衆掠而去主客出入粟麥折變並緣奸欺害及田里部使者欲下令禁絶此輩公以為不可郊野之人有終歳不至官府者若或輕改即其受害當數倍他日不若創為定鈔則宿弊自去至今以為便改宣教郎遭少師憂繼而有瀛國夫人之喪紹興十七年始知信州貴溪縣縣大而俗梗人易以抵罪公視一邑如家人唯諾邑中不敢欺偶妖賊作坐削兩官後五年知越州上虞縣會歲飢公白郡欲先時

出賑不聽公謂邑人飢且死吾亦不暇他恤乃發所儲粟既而老弱流徙日益甚府縣方議給食卒無以相救獨上虞以故不凋減方春月勞農有遮道而拜願一識公面者秩既滿主管南外睦宗院屬太上皇帝更化之初起沉滯拔豪異知樞密院賀公允中以公端方有守靜退無求薦諸朝明年遷司農寺丞即乞從外補知處州未幾徙常州毘陵財計素絀而用不給公來逾月軍有見糧吏無斷俸容問生財有道乎公曰一州財賦可

為一州之用不容吏有生財之説要當量所入勿令便巧者揺手於其間何憂不足公所至必欲事事出己意以是忤上官遂乞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上即位以尚書郎名已在道除右司郎官遷左司郎中拜尚書吏部侍郎四選之三悉歸銓綜每吏抱文書來旁午相屬須史即竟七司弊事因循未即去甚為衣冠之蠹公乃上疏曰令入仕之員日益多故注官之闕日益遠遠者五六歲幸而近者亦或三四歲行李往來廬井伏臘是皆

取給於到官之日欲一概責以典選之官貫穿案牘不如吏出入條例不如吏歲月久遠不如吏典選一事衣冠清濁所由分也今乃使之入銓曹之門則與吏為市出銓曹之門則與民為市可不思其弊之所從来乎臣請為陛下畧陳革弊之説一曰隐占闕員之弊謂如遠近州郡所上闕員自應次第揭之令資格適相當者隨即指射今乃不然留滞蔽藏有如機密非緣貨賄終不可得欲革其弊宜令州之按察官領其事有非泛闕員

隨遞來上所列先後不縁吏手如是則隱占之獘可息

二曰引例異同之獘謂如某事有合原减有不合原减

者又如某事有應保任有不應保任者法雖一定例則

百出故甲與乙事同而例則不同有所囑託則無不可

用之例欲革其獘宜令七司吏曹各以前後所引之例

差次成編令逐曹一郎官蒐其可用者爲定格不當更

引他例三曰据摘小節之獘謂如或當磨勘或應注授

擬所合用文書一或訛舛則沮格不行道路之相遠歲

月之相去士之貧困者受害為多欲革其弊宜令逐曹郎官遇所受文書惟於刑寺有所妨則不可行其他節目不當更有排抑臣謂凡令銓曹隨事弊生不但此數者特以衆所共憤而胥吏以為當然者如是上意嘉納之公與本曹徧求條例為之去取一歸至公或事同例異者存其一削其一自是升降予奪始有定説上覽之以為七司弊事刬革無餘勑吏部鋟板要與法令俱行也明年春三月除吏部尚書始有用公之意秋八月引

見便殿禮遇過他日且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之禁中奬端乃紛然如此卿亦何從得之賞異再三焉八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春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居一歲諫官御史有所論上遣近侍慰諭之明日至上前上未欲聽其去公曰臣待罪政府本無善狀而議者以臣私家招納賄賂勢當下吏即罪狀可白臣敢意湔祓弟恐為陛下知人累耳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即日出關過閩嶺行至合沙事連同

母弟之子逮諳有司按驗無迹上以為所劾大臣風聞失實有詔趣公赴闕當是時海內咨嗟謂公自徒步至為執政大臣初非勳舊一涉猜疑人情岌岌天子待以不疑乃如是公闔門數月已有田廬終焉之想及是捧詔嗚咽出涕以羸疾懇辭上復出御札使者屬於道公以是歲十二月入對上問勞良久公但引咎無他語除知樞密院事未入謝拜尚書左僕射公在中臺予決然否即數語可盡所當予非緣一面其不當予不復更委

曲惟直道其不可耳公所推引皆州縣有名迹者時治獄之吏率詆欺弄法上欲取公平不撓者寘之廷尉公奏陳彌作近自蜀地還其人獨立不避事上深以為然除大理少卿大縣四十常州無錫可一二數中書嘗擬進上問令無錫者為何人有撥煩之具否退而語人曰一縣之微乃闗聖慮如是叙進百官豈細事也哉有資格當擬縣乞以縣視州聽二年即解去公謂其說可行而論者復多端公曰此特未嘗當劇縣而欲以口舌定

之耳公於進賢退不肖惟知任怨不復示私恩每退朝於所親語不及時事有關獻納即削藁雖當國之日淺而公道開張請謁不行也中山王矩時為左司郎官謂公日来平章萬務終無一件涉私喜怒每每對人及此事歲丁亥日南至雷未應作以漢故事宰相宜上印綬還私第公以左正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溪行下鐔津戒操舟者期以某日到里門昏莫来歸骨肉相集聚酒數行即退就卧内覺額中啬啬然亟取藥囊来

卒未及發鑰乃呼從者具袍帶奄然而絶得年六十有八他日登門者哭之盡哀行道之人相與悲歎以為公一世質直不下古人丘里之言為如是悠悠海内議論當自定也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遺表聞上嗟悼久之贈特進公之師友如尚書郎林師說又其所畏者有臨漳高登一生相慕尚如子雲之於蜀莊也登嘗投匭譏切當路者適捕之甚急公令獨身走登曰得不為他人累乎公曰縱以此獲罪何所憾公即出為具一舟舟移乃

去公在上虞有執政大人者遭斥逐留其孥邑西或者順時宰風旨欲索其家取嘗所往来者尺牘寸紙公以此容諭之過一夕無所獲公面色嚴冷一語不徒發嘗於道中戒其子曰吾生無益於國死不應乞謚家人驚愕以為偶然及此耳一涉富沙便詣日来故館是夕公薨方悟此語為早定豈念慮不雜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其配為陳氏封安人追贈慶國夫人子二人元泳宣義郎充江淮荊淛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

錢司幹辦公事元淺承事郎充鎮江府排岸女四人長適迪功郎新廣州南海縣東尉林夔次適奉議郎新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姚宗之次適文林郎添差充兩浙西路轉運司准備差遣方崧卿次未笄葬於縣十里大旗之原實六年春二月也公既貴所食先疇惟一頃又終無數畝之宅隷妾器服不改其舊公所薦達未暇及州里乃以其備數故公之二子以其行事来固辭之不可公之獻納藏於太史氏如其大書之以俟君子謹狀

左中大夫秘閣修撰贈光禄大夫林公行狀

故左中大夫充秘閣修撰贈光禄大夫林公諱積仁字充美莆田人自唐邵州刺史而下所傳以系牒曾大父諱澤大父諱規再世弗仕父諱逹以公故贈光禄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光禄嘗從縱游南至廣之東莞東莞令有鑒裁一見公且笑曰公縱不欲仕終當至二品公其以子貴耶公幼而傑異身長七尺豐頷駢齒聲如鐘紹聖四年舉進士第補建昌南城主簿復調建州

秋官歷甌寧令甌寧嚴邑也民稍失職則竄去為盜公以人情條折之凡三歲益萬五千餘戶時以四最六善課羣吏而甌寧為第一徙維州北海縣河歲決而幸不飢所斂纔及他縣之半公為之伐石障水自是有寧歲其於尫弱轉徙無所歸者乃至具醫藥視一邑若家人父子焉秩滿以治狀聽留凡五年如古所謂循吏者璽書即下乘遽趨京師除廣濟河轉運遷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以內艱卒喪改提舉河東路常平會河東歲

不熟公發廩賑飢者流人踵来生活者益衆屬靈夏内侮時方斂兵一隅轉餉盡取之河東以是特轉中奉大夫一時用事者欲減去天下常平員更用所私以公在河東獨留稲熟然後聽其去尋知平陽府纔歷旬朔華去蠧壞及移京師提點刑獄人皆牽衣泣送之靖康元年五月平陽父老走闕下乞公為守以中大夫直秘閣再領平陽朝廷議所以褒重之遂命直龍圖閣平陽至是為方面以當一道控扼之會未踰月充秘閣修撰其

再至平陽也望馬首者合沓而拜以通帛寫公像置之未幾以疾乞致仕除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初江西列郡以李成之變彫困已甚遂以公知筠州是年七月封長興縣男食邑三百户自筠解去凡三更祠秩紹興九年起家為廣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以十一年至南海明年七月癸丑以疾不返年七十有二初潮陽有健令楊耆年之獄累歲不能辦逮捕者至數十百人公過潮一日而牘具公之柩東下潮人酹之哭具哀公策名五

十載所鄉可書天性彊直若不可犯與人交必呈寫肺肝所遇僚屬或過差未嘗輒怒辱之故人竿牘必自其手出少嗜學雖暮齒不少衰昏戚之空乏者所入祿米至分剖而食之娶長樂王氏朝散大夫知饒州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晦之女封令人以其子思贈高安郡夫人公旣葬後十年以夫人之柩來卜者謂土薄下濕遂改卜靈隐山之東岡是歲壬午八月癸酉也有八男四女元忠右奉直大夫新知肇慶府元淑故左宣教郎元膺

故右從事郎元衡故右承務郎元祐右文林郎新差充廣南東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元方右從事郎連州桂陽縣尉元卿右廸功郎潭州長泰縣主簿元舒以進士名故左朝散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李惇正故右通直郎通判福州軍州事方暐右宣教郎陳鎮右承奉陳鎔其壻也孫男叔謨右通直郎通判汀州叔明右迪功郎叔獻故右從政郎建安縣丞叔坦右從事郎叔度右廸功郎江山縣主簿孫女嫁右迪功郎方儻

右迪功郎方偉右從事郎王昌彦右文林郎吴瑶公以多子孫其後且蕃大凡在嬰孺未冠纚者蓋已楚楚然矣公之嗣適大夫能述公之志以其行事屬某次第之將乞銘於當代顯者惟公舊德弗克振耀非口耳所可盡且將固避逡廵十年然不敢不識其大者謹狀

別乘陳公行狀

別乘陳公為古靈先生之族子也以二年夏六月癸未晦不幸至大病聞太守且來遂捉衿欲一出道亟来問

疾無一語小亂以是日卒莆之父兄有悲酸出涕者其子弟走官舍哭之昨嘗出合沙遇所舊謂某曰子識别乘陳元昌乎别乘且来莆欲時時訪吾子於東井之上後數月某自錢塘還始得一拜公便如綢繆故人也自此旬時輙一至吾廬反覆道古終晷乃去洛下舊游各記憶所聞為語録公於此數家首尾貫穿其容儉其色平道前輩中事為無可愧者嘗出家藏大筆乃古靈遺書也且曰諤於是説嘗三復之有不得於吾心者子幹

讀書城南公来過我或竟日所謂菜羮蔬食未嘗不飽也公以門第補官初調潭州攸縣尉有能聲改承奉郎知會稽郡餘姚縣廷中賫牒来者日以千數每決遣無停訟仍歲凶儉獨餘姚之民無菜色遷潮州潮陽縣以更易攝事者為一切茍簡之故乃至於憚煩剗去之又捐俸錢修黌宇公之来莆視太守猶父兄視督郵從事若主簿尉猶友朋雖不為斬絶過當之舉然胸中有所未安九牛不能挽之回也公之於親戚故人有解衣分

羮不忍相舍之意昨者枕疾以視疾来者必具衣冠如他日故来者不知其為憊甚焉死之日縣大夫敦匠竟夕而後去太守恤其孤視死者為無慙色也公之疾且革以右朝奉郎乞致仕有子翰娶右廸功郎前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連景先之女次幹能力學次韓纔數歲女子嫁鄉貢進士黃槿有二女未許嫁甥張緯来謁以諸孤涕泣道舅氏之年五十有五而已矣不得聘欲藉先生一二書之其所不應書又不應辭不得已

抆淚而聽之當世君子者有以哀誄悲些而斟酌吾言者乎古靈家世海内所道說故不書謹狀

惠安縣丞陳君行狀

吾哭毅夫曰君子哉此國人上下同然之辭也毅夫諱士宏以左宣教郎知泉州惠安縣丞歲二月四日卒於官年四十有七曾祖佐祖和孫並弗仕父顯右承務郎致仕母姚氏毅夫生九齡其得之羣兒中今三十有九年矣故於其所行隱見他人未必知者其知之毅夫幼

而耽書不好狎十八九時自太史公所録近至歐陽氏新書皆通涉手自抄定紹興十二年以進士第授惠州監泊頭場盐税時歸善遇冦冦更出驟没流人未返其後少休息而州縣責以頻歳之逋以故単弱逃散人去耕耒簸夫攝邑事特以是白之部使者較以數歳去其十之七部使者所許纔十二簸夫爭之益强於是轉徙者乃定經界之議初下博羅一邑數月無定畫適簸夫解官由博羅父老遮道乞留之簸夫辭不得去乃曰試

以我治經界何可以一邑屬我留三月法意乃曉然且不至用一筈至今猶道說之用舉者關陞左從政郎潮州揭陽縣令毅夫自為吏練習南土先是通使者停留海上椎牛商鹽如異時豪賈而實以剽鹵為事每率意手刃公然納賄無毫髮罪過毅夫来揭陽按之得其狀卒以戮死去此一强猾自是舟行無恐焉兩稅所出人不見吏每為文書檢約之具分置之鄉井令相轉遞所送未及門而官困已給矣囚繫未遣遇歲時必脫械稍

出之有来訟庭如家人予奪不出一二語學館舊不振至是一唱之旬月課試揩畫評量若師弟子所為者寛通平治慈順簡厚可以雜之古循吏傳中州將以其數事為海内異政悉條上之毅夫一官十七歲以文章換秩得承惠安蓋以去家百里之便也海内公道有如范史君者毅夫心胸一寓目得之史君来温陵旋頃即去毅夫道别於永春無甚疾一二日而卒毅夫之死涂之人有嗚嗚出涕者初毅夫在泊頭尚書郎永嘉陳公鵬

飛以謫官一見毅夫便如三十年之舊公所學者聖賢

之事其所友盖所謂端人者公得毅夫於流離單之之

處每以書來謂毅夫吾謙之之友吾得毅夫當不至有

索居之歎公有間築室作圃遂起終焉之想毅夫以其

弟士罷師事之毅夫每一來必窮日縱談而後去公忽

為毅夫言若徜徉有所欲往者却立尋丈許曰幸且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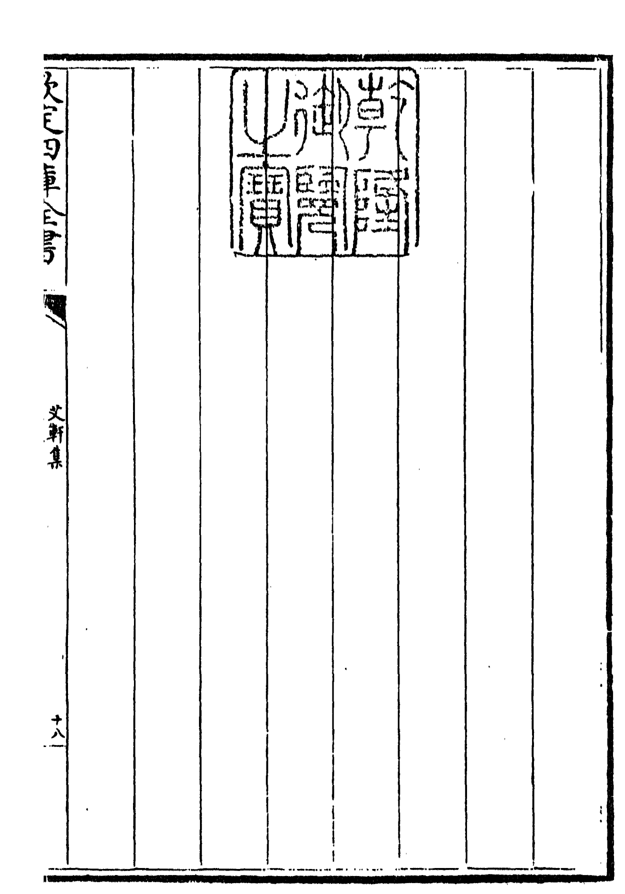
葬吾當於是處公纔五十一感痺鴟溫屯上逆疾有殆

毅夫饋之藥公矍然曰吾死命也所恨不一見毅夫以

死也吾放下藥盌又數日以毅夫所饋可不一嘗之亟令進藥曰此吾故人之意也言未出口而卒毅夫自泊頭来為之斂匠沐椁疏記後事假窆於其所指之處每一往哭之如新喪及許返故丘毅夫送其柩數百里歳率走書問其子六齡者同郡李宇少跌宕解出竒語客游無定蹤一日過惠安毅夫固止之將以營家室及衣食終歳之具李生驟得疾且不起時毅夫方病瘍三數日不下牀命數兒浴李生之尸既而曳踵偃傴憑尸哭

之自稅衣巾歛已乃去過三月葬之葬之七日而毅夫死毅夫事父母常恐恐然若不足其撫視弟妹無一事為當心者在官不為倉卒可喜之名居室不為暴白難繼之行與人言語惟以情與人共事惟以恕與人游處惟以自信不易者毅夫長不滿六尺而有得夫養氣守約之說故於其凶吉利害之際而心不雜焉盤飡疏薄日中過客分剖共食者數人雖或孑然自苦而時輩不以此忌之作魯論章句未終篇大率以謂古之人有是

言約之吾身而然則古人為然也毅夫有文筆平正温深如其人娶阮氏男三曰又曰文曰夬每從其於空山呻吟之廬毅夫遺以詩令徒步一来官舍女四一已許嫁其於毅夫有百年生死之心每相期晚歲作室婚姻同一處令其年止於是朋友之道缺不脱衰自墓下一来哭之哭之旬時士踀以其行事請次第先後之且將乞銘於先生大人噫吁悲哉莆之鄉有子陳子者而使後世無述焉惡乎可謹狀



艾軒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艾軒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録舉人臣史駿榮

艾軒集卷九

宋 林光朝 撰

墓誌銘

敷文閣待制開國宋公墓誌銘

莆之南北隅可一日而至壤地為甚狹而衣冠俎豆所自出是必有老成人者為之根柢宇宙百年幸哉一二見之故敷文閣待制莆田縣開國伯宋公年七十八以疾終来歲十一月甲申葬之南郭二十里公之先系来

自固始有曰駢者官至主客員外郎子為仁魯起居舍人徙於莆自是數世有家法公於宣德郎揚州觀察推官諱堂為曾大父贈中奉大夫諱琳為大父贈通議大夫諱現為父公諱棐字裁成以政和五年擢進士第調福州士曹掾移寧德縣令人惜公之去為立祠尸祝之又歷餘干卲武兩縣所至有名迹前時多事聚落竊發有劇賊張遇者轉攻所在勢欲向餘干一夕諜者来以公之畫為早定從間道引去又有毛浬龍氾將軍者各

為束手不敢持兵然所遇須丁彊一不如意即裂啗食之道出邵武公乃聽空縣遠去及其来無所取是夕鼓譟直至卧内公徐起遣譬之終不為調一夫及差主管行在官告院遂為尚書郎扈從幸建康因留揔領大軍錢糧時張韓兩軍號百萬飛書趣調不容一瞬公於迫卒應酬之地常若有餘力是時通議公及母碩人陳氏為高年公乞移所遷官加通議五品服從之遂懇求補外得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以憂不及赴服除主管台州

崇道觀未滿遭内艱於是當路者多顧忌公再領祠及起家知通州移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江都被邊使者日相望公處之如無事以太府少卿名遷太常少卿顯仁皇太后上昇斟酌典故一出公手遂權禮部侍郎會朝廷謀帥越即以公為集英殿修撰出知紹興府兼兩浙東路安撫使公之使浙東也嘗攝府事唯整頓大要不事文書比再至越人安之屬淮上騷動聲揺近輔或欲募兵聚粟益戰艘為多方之説公從容無懼色至

是帖然乃力祈去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自此徜徉故里凡五年有為公築第僅容旋馬而公自以為太過覽書卷不停手道往古興廢悉貫穿為有用之語上辛之郊所得補任因以官其弟之子莒補泉州南安縣尉居一歲以疾疢上章納禄有詔增秩聽致仕公和易寛通若可狎而不可犯卒然而問未嘗不得已為繆語每惡聞人過終不肯出一辭可否州縣事及當官唯吾意所出雖要人勢家不能奪也公為郎時攬

衣出迎客後二十年公益貴顯有詰公者亟就舍公之車且及門矣公長於尺牘年且八十每自作故人書有所問弔一如少年時我數問公疾公以旦莫之人且整冠危坐一舉手無弛容公未嘗以私問人人亦不敢干以私故於其死之日門無雜弔者所配為朱氏封碩人二子煜右通直郎權通判南劒州軍州賜緋魚袋炳將仕郎女四人方廷贄李英仲林天覺李尹仲其壻也英仲右宣義郎尹仲右迪功郎孫曰簡曰篆並將仕郎炳

及簡前公卒煜以公之行事屬我爲之銘且固辭公爲先達無缺德而付之名位不足以動人者逺日且來乃爲叙其事於乎悲夫公之出處太史所書平生之言散之州里有偶然得之者可以爲終身無過之人噫吁三歎而爲之銘其辭曰

是維可書百耳所聞其或不書聽之云云斯壙三品約諸奉常尺度所出無或誇張㬊㬊有銘是之取耳腨然一辭公以爲恥

巴陵史君方公墓誌銘

莆之耆舊彬彬可録至是凋殘爲可弔也已春正月巴陵郡守方公卒公諱擴字端立於莆爲望姓長官有子六人公爲適出工部直下孫也曽祖諱謹徵贈吏部侍郎祖諱革終然晦處父諱希叔累贈右朝散大夫母宜人黄氏大夫公通三經字説爲時輩所敬從之游多顯者有二子長曰柔立負雋才公早歲以父兄爲師友不去户庭而所學有根株紹興二年擢進士第授南雄州

保昌縣尉南雄於汀贑為接連人多梗悍一歲不熟即去而為盜公嘗一至賊壕遇莫夜不即入有来覘者公方熟寐遅明乃發柵是不過一二言而决耳左司諫韓公璜尚書郎林公説持節南海屹然不可犯獨於公交口薦之循從政郎差建寧府建安縣丞用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轉奉議郎知温州平陽縣轉承議郎賜五品服公之為邑如治家舍竟日坐庭中聽民訟如對家人可不之辭故昏田節目隨意可見鞭杖無所用時

州郡苛急夏稅輸一絹率至萬錢公以為賦調倍蓰也
寧忤上官此必不可及侍郎張公九成尚書王公大寶
相繼來永嘉而公之説為勝時有健訟者辭連州縣部
使者來覆驗反以平陽麗水有善狀同白之朝有㫖增
秩滿後且優擢之特授朝奉郎通判臨安軍府事累遷
朝奉大夫都輦治中往往多為丞郎公唯求外補遂得
知岳州前時兵興學館多闕士子至流寓他州薦送舊
籍從而減削公為之增復其數沿江表裏巴陵為重地

公嘗條利害凡十三事以內治為急而後攻守之技可以次第施行之轉朝散大夫天子受內禪覃恩轉朝請大夫乾道元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公裁六十以疾甚頃刻即死尚捉筆為毋邱別乘歐陽君作挽柩歌辭公平生無雜想積官至二千石奉養如布衣時每得一食視之為有餘必於親戚故人分剖而食之死之日有道其事乃至出涕者故人來調貲費窘束貸之錢三十萬一日聞其死以書來唁我云此季父之友也所恨與

之交甚淺可以此錢賻其喪吾嘗以是事寘之心骨公如先我而死當為公書之昨者秩滿囊中無留錢一夕敦匠取布帛為絞紟且不足公娶通判廣州蔡君元瑋之女贈宜人男四人伯達前贛州信豐縣主簿仲忽前撫州司户參軍季隨以遺澤當補官季騊及二女並幼孫男三人孫女一人以三年冬十一月壬申葬公於八瀨之西原諸孤哭而請銘我於公定交三十年則斯銘也不得為徒爾噫吁涕下而銘之其辭曰

維是恬風一何翩翩尺寸即上有所不然公為靜者所觀在是有此一編何如阿時君山之顛白波搖搖我作斯銘如彼大招

正宇子方子窆銘

子方子次雲葬之西郭大平之原去之千歲當有按圖而問者於乎子方子弭然而長曳然而殭弇然而張皮然而揚緣尺寸而下又下之而人以為高自視若無所用而人以為簡闖門見客如不欲出而人以為誇子方

子長於我先我而聞道吾事之猶吾兄我於弱年邂逅得子飲酒可至數斗後五年客錢塘語及嵇阮李白石曼卿不覺踊躍道其事子謂我翥令也不然一等人物可以同出於舞雩之下則翥也唯恐後翥令也不然我聽此語如宿酲欲去是非之心蓋自此分矣子東還我留苕霅見一二長者鹽官施廷先吾與之定交此為子之所畏者我得一人曰陸子嘗語陸子於子之前又一人蓬縈而去乃為施子之友嘗寄食於洞庭之上則予

忘之矣子於莆為故家即金紫光禄大夫諱峻之曽孫也其大父諱元寀故宣義郎父諱命與鄉書終其身不至京都子六嵗而孤多所通解書卷一過目即貫穿下筆有軼語嘗於州里為首選然實非其志也有隠君子翁深父者子多往從之始調閩清縣尉到官三百日自是闔門趺宕於風煙無人之處一第三十年所書裁三考有旨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子初来都下齒甚壯伊水之役有周先生者以子為

豪傑子之道古非緣章句而終不肯著書有所吟寫多
出於偶爾不以為長技當使孟浩然陸龜蒙恍然一見
之子於羣處如羈束有寒蟬野鶴蕭爽出俗之度子之
膏肓乃在是而所得毀譽當不出是耳所配為劉氏先
數月卒友陵逆其婦以来乃為天水趙德莊之女德莊
重所以相友者令為右司員外郎從我呻吟於原上如
黃景運者子以其女妻之次嫁鄭樘次未嫁子之死哭
之累夕来者哭於我吾有兄之喪未出戶子之変有日

則將齊哀以往我弔也與哉戍來趣銘噫吁涕下廢一

食為之銘其辭曰

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有是言哉維

子之故長松十畒下有伏兎白日何私銘子之墓

西軒先生窆銘

谷日子陳子以三年春正月己酉窆之於天竺之野容

有來會葬請予之遺書夫金之良者與玉同色此書為

必傳子之學不縁師授其視横渠為同時獨曉者子諱

昭度字元矩以左奉議郎差知福州長樂縣噫吁悲哉古之人如陳太丘元魯山一等姓字不可埋沒吾當誌子之墓而以是銘也納諸坎其辭曰

謂之筆定何纂纂獨視丘樊乃無伴翩然来者銘諸款

惠安丞陳君墓銘

三十年二月六日林某哭其友於来寄之原蓋其屬棺已再夕也於乎吾毅夫年裁四十有七而聲名既老一時流輩多慕尚之毅夫之所憂豈為弟妹故人以夫天

下一切干吾心者當其憂也曾不知羹胾之可以飽飧席之可以安也古者處士且有以易其名吾於敎夫出處次第而書之將以赴之范史君未易月史君且死吾不欲遷吾心故於其變也道其所以然去南郭五里有所謂萬石浮圖其緊步東迤是爲左宣教郎知泉州惠安縣丞子陳子諱士宏之墓銘之曰

見人之長而不惡遇人之短而不怨望人以其新與人以其故物其齹哉我何忤非曰林宗其叔度後乎千歲

猶旦暮

仙游知縣趙君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諱士郃之後曰不泯是為濮安懿王四世孫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天水郡開國侯諱士棫第五子也以近屬賜名累官至忠訓郎始用族父遺澤改授右迪功郎泉州惠安縣尉覃恩循右修職郎適海上有剽鹵一夕得之州上其狀改右承務郎知仙游縣後一歲卒於官年四十有七仙游凋廢如敗裘壞絮不

可補剔又如亂絲不可解枯株不可斲十年文書斷決者過半井邑所入並緣吏手往往不由公帑而聚之私家吏亦以此破產令長不以秩滿而去者屢矣君來此數月每欲去一獘籌之終夕或累夕未已也竟以此得疾吁可悲也夫君之疾甚欲謁醫而去邑下奔走來白郡乞留君君之治邑不事追呼而緡錢自來不費鞭扶而訟牒自減則官幾何時如蹶者復張仆者卒然而起也鄭東老從我游以君之治狀為可法聚其文移得一

編方未以君之語来謂此直空言要之寛猛先後唯所用之耳師德同産兄弟有六人不啻以兩女屬君令擇新進士有時名者嫁之乃以歸方未君於然諾不可變每見空乏之為我輩即分衣剖食惟恐後榮國太夫人自仙游還三山愁歎不肯食不敵以尚書郎乞補外乃聽持節来閩部不嗄逆其柩我毋之道隅後數日以書来謂秀峰先塋之旁且得卜以弟兄於我為雅故屬我以銘君娶成忠郎張肇之女二子曰善覧善鑒並保義郎

君之治邑件件為可書死之日聞有野哭者君之才具未及展此銘之不可後也吁嗟乎銘之其辭曰

維迫而紓維瘠而腴荆棘之虚乃為通涂是而可書以是長吁此石不枯夾之兩隅

左承事郎方君銘

方氏綿眇盖自黄帝以来今在莆田為重姓也歷長樂尤溪古田三邑曰長官公諱庭範實生六子為一時顯者長曰員外房次少監次著作次户曹次郎中次正字

郎中公諱仁載有贈吏部侍郎諱諮於郎中公為門子也門子有子諱慎言右諫議大夫其後子姓因官散處有宜下兩孫大曰昨次曰晦從里人林某學以毋憂哀麻不出戶過禫數夕走三十里哭而告我以先君子堙伊紓郁有所不得騁而吾毋三十年苦心之語惟先君子是似所以有待先生一二言者某昨去素冠有以干吾抱不得辭君諱岡字季山弱歲孤出去兩學為閩人曾大父諱蘋駕部員外郎於諫議為第四子大父諱希

益將作監主簿父諱燾未及仕駕部有支子早時不慧君於諸孫合補官固避不肯受及擢進士第尚無恙君一命十二歲適當靖康建炎間闕戎馬之日歷官為最淺以左承事郎充留守司檢黙斥候官衝寒得疾死於吳門以手書一紙遺其母道南望終訣心骨斷折出語不少亂時紹興五年正月十有八日也君以直諒聞每晏坐緩步端視屹立羣居踞異之意之所不安若將浼我者海內故人是為豪傑一二輩天性友悌視其兄如

父行兄既歿視寡嫂如母行君之死太夫人黄氏嬰疾且數歲君之夫人朱氏事太夫人一等君之在母旁也太夫人已卒事有以導夫人者且以伯仲從此當分剖異炊矣伯氏惟一子吾有二男二女二女以當一男則析之為四夫人有其三焉夫人聞是語悲噤不能對遂以語姒氏且哭曰令兹泉下弟兄得無如他日乎曰裂其貲甲乙取之兩兒各有立長女嫁鄭迪次嫁李杞以三十年冬十月奉雙柩合葬於松山之原嗚呼有是哉

銘其可已乎銘之曰

夫之逢婦之從維其躬殖而丰旅童童邱斯崇耿何窮

右承務郎致仕劉君墓銘

莆之為郡二百年雖以州名其實一大縣也原畛如繩壘里如櫛十室五六無田可耕故老所傳習惟以一藝誨其子如豳人之稼燕之擊劍越之操舟邯鄲之市門也道其所從来乃有故家喬木為之先右承務郎致仕劉君彥奇其先自麻沙徙於莆所築之室最為近古舊

券可辨葢自唐保大以来也左宣教郎湖州烏程縣丞諱似似之弟傳以其子覺少尹贈奉議郎異時北郭以儒學聞令一區之宅猶或蕭森如子雲室廬也君於烏程為直下孫少游場屋能通字説偏旁之學舍是而教子有子曰統凡三與薦送曰綽於隆興元年擢進士第調福州永福縣尉曰昭逺令為太學生君以中子引年之澤所配封孺人朝廷方以孝理發而為綸誥且及昔人謂君子有三樂今既錫友諒以文階而又寵鄭氏以

命婦所以使綽得以樂其樂也於是侈上之賜即其西隅為樂樂軒女子適王汝舟次適鄉貢進士鄭士表次許嫁李氏君平時莊重不出一語毎遇稚子一如老成人丘里族黨知其為長者有姊之喪哀慟得疾竟以是不起吾於綽為曲江同年且將為同僚君嘗失喜為吾伯兄道之伯兄葬之来月而君已徹宿奠矣卜其兆為佛嶺之原閭巷耋艾日以凋減如曉星秋葉可為悲慨此銘之所由作也乃銘之其辭曰

負米哀哀來席葵所得禄米欠晨炊朝踏府門夕涕洟將母來諗歌此詩

承奉郎致仕回年林府君墓碣

某於淳熙二年五月以提點刑獄逐捕來大庾有旨移外計及是事竟自真陽到番禺嫁反之家凶問沓來為之廢一食又赴以吾族諸父致政承奉回年府君以秋八月辛酉卒乃哭之竊墻之東逾月寖以書來酸痛滿紙且屬我為一碣吾數年來未嘗誌人之墓而此碣不

可已也府君諱國鈞字公秉早時游場屋率不合自三舍法罷浮湛里陌朐腹平曠無他畦畛其於酬酢惟吾意所在初無決擇謂人每羡長年至飲餌丹石昔者盧鍊師爲我言之五年五十即買棺待死耳又謂人有停柩三十年者非其力不足也將以求利達也使是而可求即陰陽家者且自爲之矣吾向者卜親壟去吾廬無尋丈之遠他日葬我當以我爲法其早歲所聞有此一二事後二十年府君且益老時或呼燈作細書奕奕可

數適逢孝理之日以其子嘗由里選版授廸功郎致仕是二子身為布衣而高堂已服命士之服及為九品官以赦下聽加封承奉郎又於儀曹有定制且錫之緋衣銀魚此千歲一日也充調南安軍司戶參軍褒為建寧府司法參軍為人父者見其子以科目進固亦不少至如耆艾之年纔見二子隨計吏走中都又積三十年之久乃以文學相次補官而吾之筋力尚如昨此亦人世所創見也以三年冬十月乙酉葬之回年手植之栢已

成拱把望故壟可數百步平生一切事念慮所不到悉如所欲況其所欲者乎白湖去城三二里舊有浮梁紹興初伐石海上欲髣髴泉之洛陽橋一時有力者又欲移此橋於木蘭陂之下謂是處江流且縮而兩隄突起回年以為此說正相反唯江濶岸平則無喧豗撞擊之患已而橋成今且五十年矣是役也紅泉之人不受力而回年之力為多先是婚嫁裁畢即以家事屬之二子杖屨徜徉惟横塘别墅耳有女子六人皆嫁士族曰國

子監主簿鄭耕老次朱陟次朱廉次新知德慶府高要縣余武康次鄭淳次宋久孫男曰浦曰愷曰恂曰怡曰忻曰總又有曾孫數人孫女擇所歸又有外曾孫數人嗚呼斯翁之去吾族也如百年根株一夕而蹶即前輩純古之俗何從見此為可哀也已㭍自嬰孩時聞城山之下有族祖年且九十四與吾曽大父大父游在族黨中情合而意通此其最者回年於族祖諸父行也回年視我為有恩者臨别去且祝我數以書来訪問死者吾

自章貢道豐城聞其葬有日歷歷出涕沾衣裾乃為之銘其辭曰

狂卒夕閧火延譙門兒女驚白耳如不聞人心幾微發諸其面誰其造次而不為他說所變是之謂有衍其年有妥其原有瞱其鐫者也

朴軒處士埋銘

衣冠行偽師法不傳本真一失蕩然莫返吾郡有石門丈人者如氷玉潔異不受塵泥倦游東還十年不出戶

遠近學者皆歸之其在髫孺時鄰人父兄能道説石門
寢處食飲之節年更長得一見處士朴軒且與言日中
不能去吾嘗聞處士走百里從石門游於其所好終身
不易初來石門所與俱學者以次拜先生矍然離席至
處士獨拜床下先生初不令止處士於莆田為林氏諱
孝謹字彦信自唐邵州刺史而下更十世曰昭度實生
故閩清縣尉曰嗣宗即其大父閩清生考君諱圭弗克
壽處士幼而孤事其母無所欺墻門雜果有先熟者母

所未嘗食雖掇拾滿戶下不令兒曹輙食之伯仲早歿善視稚弱其力甚至以寬厚長者之言引鑒疏決使之為通才由進士第曰觀蓋其仲之子也初娶陳氏後娶龔氏俱為閩家有子二人曰復曰蒙質厚强學一女習浮屠法紹興二十有五年年六十二矣九月辛未以疾卒未死數日曰吾旦暮人耳所欲見龐公故編又謂所親者曰吾當自力吾淹病數月無一夕惡夢處士與容語澁訥若不足人或一見之鄙慢之色機擭之心至是

都盡晏處一室於其弟為同好出入佛老窮竟旨歸繫辭論語中庸大學有所謂曉然不可亂者叩之而聲應索之而圜轉其於師友所由来如是也世所傳管寧遇惡風幾覆舟謂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是也處士疏食飲水三十餘年雞未鳴而起每至夜卧不脱巾疾既甚捉衽束帶如他日乃悟管寧應有是語去禪止一月徹殯以来歲葬於縣之平洋村其子嘗學於林其因泣道逺日既得卜將託之文辭噫仁人哉所欲自

埋晦来者無迹焉𫋢欷三歎而為之銘其辭曰

嗚呼斯人也終然宇宙而無愧者爾歐歐兮謂我悶悶兮去之五百歳其人若存兮

處士朱君墓銘

處士朱君廷實自三舍法罷去便有衡門終焉之想其来白石一日過門及去整冠不解帶語家人曰子林子必然過我其以他客日向昳君見我来無减容其之徒有黄芻者君一見即灑然向之芻執母之喪呻吟草草

筵君使其子崇裹粮從之處且戒之曰吾非以而輩專誦說然也葢欲知有如是人者君有弟愈及子槩及仲之子臬齒或先於㽦每見㽦必改貌㽦於人不苟合君歸之食若衣則受之無他辭㽦一第即死君每以語人多出涕君葢老書編不去手嘗卜壽藏於先父之壟他日以語我慭從先父母之命得一埋骨處使終然形影若不相離去今且纍石結瓴矣前有通隙裒數步可以立兩楹將謁名於吾子某以君有仁者之聲無已則樂

山乎從令而後宰上之木拱矣則君不得為中壽也嗚

噫吾嘗以是名之轉臂二十年殆如昨日也三十有二

年夏五月己酉以君之夫人許氏之柩来遂以掩其鑿

𣅀惟君故銘之其辭曰

君有子以君之不可見而欲有以見君者倒海而㯶之

桑田則山且磨矣有来者耶

鵲山碑陰

嗚呼悲哉吾伯兄之死三年冬十二月甲午乃出塗車

越九日壬寅窆兄生無爵死無謚則斯銘也何為作古者處士送死有銘謂其死而不沒者耳鵲山為六十翁通國以為長者同此宇宙至十餘年未嘗有卒然可否之者所謂惡聲何為至哉豈謂伯兄立乎無所可爭之域乃爾邪匾食豆羹名之所聚布戟列鬩怨之所滿豈為伯兄立乎無所可爭之域乃爾邪富文先生嘗貽我一卷書兄曰此何書曰此訓儉語也兄曰人事沓来一或缺失即終其身不可補續口體過乎儉是將生疾多

少厚薄唯所當然耳兄謂一家有數子當令各執一經年二十時清濁自判縱使無他長亦可以雜之衣冠中旁舍火起相去數十丈吾亟取書卷忽一見伯兄如他日無懼色且曰災或及此何可逃吾將以五月葬伯兄又卜冬十二月壬寅兄年十二三便能衣食一家遇諸弟如父母於其子也吾多遠游或累月數歲槖中所取給惟吾兄白頭一命三釜之想至此長絶尚謂斗粟可以分剖而食之及見伯兄殆不過旬時嗚呼伯兄之死

吾何從聞此至言也兄恬易通簡見之行事似又不緣筆牘得之龔侯為同井每見吾兄必起敬又以其不苟作也吾且書其一二事以附之碑隂

桃支原李氏母窆銘

佩韋之夫人有可以特書者故文林郎汀州判官方君諱參之女也年二十餘歸同郡李氏結髮五十載有子曰喬女嫁里人李元豫夫人有令徳在族黨為摹範先是佩韋有妾乳一女肧胎不足交映傷眥睛弗旋者累

日卒以瞯矇不得視母之愛日益弛且欲勿收之夫人內諸懷中若以為已子襁藉扶負每欲出於其手晝日飲食之夜則置之寢是女殆數歲往往通人意終不知為他母所出也嗚呼難矣哉佩韋諱衎字元易佩韋其號也自少業詩無一日輙棄去最後得子曰溥一女習空竺法喬與吾游溥及喬之子蒼舒景舒溫舒事我者也夫人有是行甫之人所喜道所是君子者曰維爾登狀我心猝狂維爾出戶夫人弗顧按覽而糈有懐睞女

其如是可銘也銘之曰

匪邱者卷匪磨匪鐫化為瑶琨夫有是言也哉

林兵部墓誌銘

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癸酉大夫林公卒卜與夫人方氏合葬於銅盤不克葬隆興元年乃改卜席麻之原以十二月甲申葬其孫若思録其狀来乞銘其於義弗獲辭乃叙次而銘之林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居仙游六世而公曽祖晟娶洪氏隐居行義有相之者曰骨如滿月

子孫封侯相也祖輝贈中奉大夫祖母洪氏封令人父
豫擢進士第歴知保徳廣信漣水郃武鄜邢冀七州贈
正奉大夫母碩人余氏自有識公諱師説字箕仲年甚
少為知名進士以次當補官推與從兄及弟既而試銓
曹第一調嚴州司士州為巖邑土狹而民悍朝廷既平
青谿盜乃作私寨聚兵為民防兵驕甚一以軍律治之
不得騁乃至夤縁訟之州州知其誣也欲置以法懼具
有他變公請攝理官數其罪因徐至柵下經畫之衆皆

駁服樞密李公時為守禦使公就其辟書循文林郎改宣義郎知江州德化縣道由桐廬還偶支邑有他冦州民遮道乞公以治賊郡將白之朝因改建德縣賊平轉通直郎召至闕下充平秋嶺統轄官遂以公為別乗措置控扼事盖防金人之南也公自新定掾及是十年不去時敵人犯二浙倪從慶以遂安叛陳通以錢唐叛石榮石元又弄兵於鄂郭之外羽書之来無虚日州縣不知兵僅無以應猝公少游河朔習邉事每當緩急之衝

不畏死如向時巡遠輩欲以一州一縣數百千罷卒以抗滔天未易滅之敵屬敵騎將畧地新定人大恐公適在他邑由間道入白郡將請靜以待之乃自帶十餘騎出城外問其何以来曰吾受命主帥以城降者賞公叱之曰吾聞國家命不聞汝命也乃狗於市而後斬之以是新定之民嬰城死守無他望累遷朝奉郎通判滁州未行差充兩浙福建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拜尚書兵部員外郎持節来閩中改朝散郎知建昌軍有詔二府近

臣舉監司各一員丞相趙公薦之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移江西漕事知江州累改朝請大夫公之在南海也適韓京以措置盜賊知循州頗驕恔不可制公數上章列其姦狀後數歲陳士宏以檄來京知其為公同里遂反復怒罵已而曰監司宜須此老第於我少恩耳汀贛谿谷盜竊時出而臨漳為甚當塗者以公知漳州未到官丁太夫人憂及服除除提點兩浙東路刑獄事山陰為管內達官貴人率占田取竹木不辨虛壟實為民

害公一繩之以法不少貸以忤權近主管台州崇道觀
者凡六歲公曩時事場屋不喜為新經偏傍之學晚而
好易取晉宋以来京房郭璞閔子明易朱易包諸家之
說而折衷以伊川康節之書公胷腸無留語每對客疏
人長短如虛舟飄瓦正欲使是人聞之而我無慙色也
有四子長曰慶嗣早卒次若稽右廸功郎德慶府司理
參軍次若濟右修職郎柳州司法參軍次若思女九人
長嫁右修職郎方木次李恂㮚次右從政郎傅濩次右

迪功郎蘇維次陳驤次莊襃次為小子某婦予與公為累世通家宜其銘銘之曰

富鄭公之奏牘而公之出語有古遺直盖於是乎取之銅鞮不並世而於我實取吾將勒其大者是之謂箕仲父診焉百世其来許

龔肖之窆銘名夢良紹興十八年登第

吾黨肖之胸腹無留藏維壹言可以列之他人况所謂綢繆歡甚者肖之孤眇從同郡子林子游文字胚渾䡴

句脉絡往往窮日之力有所至焉者如是數歲塲屋有
新聲以進士第調官南粤未逮戍遭内艱服除授筠州
司戶參軍時太守於景文公爲諸孫嘗出景文公所更
定舊書吳兢傳以示肖之肖之書其後頃刻如人意肖
之死裁四十太守哭其尸如曩時宿處者龔氏自錢唐
来莆更數世先君子齊賢以儒雋稱坎壈而死肖之嘗
從容語其弟曰夢良恐隊先君子之志吾兄弟一日去
書卷則伥伥何爲者耶妻黄氏有一男一女俱稺齒從

父昆弟茂良自官舍以書来治葬具姑姊妹之子林復合雙棺窆之平洋之墟其於肖之定交且二十一年来趣銘於是銘之其辭曰

吾將騁而徜徉然如是哉明月抵顥華星載憮又何閼閼然如是哉往者不可作来者何可追銘之不可後也如是哉

文軒集卷九

艾軒集卷十

明　鄭岳　編

附録

遺事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甲子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之命自中出中書舍人林讞之疑之不肯書黄二十七日丙寅讞之改權工部侍郎讞之力求去六月三日辛未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讞之老儒素有

士望及在後省久未有建明吕伯恭私惜之謂所知曰未知此老若何收殺及是繳廓然除命士論始服之

東井書堂郡東南二十里工部侍郎艾軒先生林光朝講學之所中書舍人張孝祥書額有拜經堂師儒坊城南三里在永豐塘之北紹興三年以林光朝立艾軒祠堂太守林元仲立少師魏國公記正獻陳公薦充學官館職劄子云林光朝明經博古通練世務行為一郡所推文為多士所服居鄉教授從游者常數百人郡守監

司頃以孝廉舉於朝屬多事未行

呂太史答潘叔度書云艾軒怕事自来如此然資質終是長者又云沈子壽繳章乃譏之第一義折其萌芽亦不為無益也又云林謙之以繳新端除目遷工侍次第須决去就此舉過江後未有也乎昔保任此老果不負所期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横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

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葢是不識金也

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為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

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觀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

這道理易晦而難明熹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雲說一種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為之踴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而不忘及至後来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也無一箇會說了

忠定趙公記先公行實云汝愚登第時先公無喜色後

與興化人林光朝相繼入館公聞之喜甚朱文公作篤行趙君彥遠墓碣云汝愚從屬籍魁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為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汝愚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

二劉先生行實云乾道辛卯五月太史劉公卒艾軒謁告携家出精舍哭之周益公方以少蓬領三館之士乃相語曰師友道喪久矣新太史哭其友故太史古道一振風俗之機吾儕甯可廢乎且復之之喪仁父伯恭子

直嘗向艾軒舉行斯禮矣遂縞衣哭於艾軒之前張袁州以書抵艾軒曰賔之正人聞其死重為國家惜之況相視猶父子哀哉奈何答書有云賔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袁州摘以示其徒陳從事符曰斯人也何可復得得斯言也可以不朽矣真西山跋東萊南軒與劉著作帖云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諡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晝言趙子

宜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植紛敷天壤間此其所以為淳熙歟

東萊帖云艾軒與張欽夫所居連牆日夕講論殊以自幸南軒帖云伯恭鄰牆無日不相見謙之所居亦隅一橋耳又云此間謙之時得往来盖相去數步

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奥者惟見其寂寥而稀

短者縱使迫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絶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劉后村網山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於是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一日侍網山謁老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孫劉后村樂軒集序

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東萊呂氏建晦菴朱氏湘

南軒張氏江象山陸氏莆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於時猶爲先輩號南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黄懷安舄最高第最早夭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早卒世其學者網山一人再世之傳則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聞見日陋張吕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世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網山

死四十年衰白窮槁人以為常人矣 林希逸樂軒詩筌序

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户食實封五千八百户周必大撰

并書

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以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孟子告齊宣王以諸大夫曰賢為未可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是二者古今觀人之要術於吾丈

軒猶信初予與著作佐郎劉夙賓之爲同年進士後識故相陳正獻公皆莆人也賓之博洽剛介正獻道德隆重其不輕許可則均每論其鄉之人物賓之曰艾軒吾師也正獻曰艾軒吾友也後予官太學會諸生則亦人人推林艾軒葢其博學篤志手不釋卷出入起居必中規矩事親孝御下仁行已恭執事敬勇於義審於思善并美具宜爲當世所宗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常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虚六經既發明之後

世注觧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逺矣文辭古雅不事
雕鎪如清廟朱絃可一倡而三歎也五十方奏名則有
名焉於時朋游若門弟子官達已多交賀於朝區區一
第何足為公重欲其因仕行道耳夫未仕而鄉人之善
者以為師友通國之人皆謂之賢既仕則又為之喜由
是天子察而用焉玆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誠之不可
揜也如此艾軒公自號也隆興元年調袁州司户參軍
未上名對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大臣論薦不已召試

館職乾道五年七月遂入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官六年佐著作兼司勲司封郎官七年遷著作郎兼郎禮部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請外以直顯謨閣提點廣西刑獄淳熙改元易使東路二年茶冠自荆湖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鋭甚公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黄進各以其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從公轉運副使公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俘獲相繼賊驚懼宵遁上聞之喜曰

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文閣明年召拜國子祭
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二月乙亥駕幸國子監命講中
庸上大稱善面賜金紫己丑除中書舍人為誥有古風
坐繳奏新御史除目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
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五年
五月六日卒此其出處大畧也公諱光朝字謙之世為
興化軍莆田人曽祖南一祖繁父勉累贈奉議郎母恭
人曽氏享年六十有五是歲十月二十日葬本縣麥堆

原之北娶徐氏封恭人六子今存者宜季能季宜季迪
功郎福州府福清縣主簿一女適太學內舍生南若礪
猶子成季力學而賢為公作家傳正獻公又作祠堂記
凡公行誼閥閱已詳而其子復以先志來求銘隧道之
碑予念昔在兩省公適登第典貳秘書公來著庭佐春
官公為郎掌史事公為僚晩忝宮端同事壽康皇帝前
後五聯官曹大而性命道德之理無不講內而閨門寢
食之私無不及讀書未達賴公析疑屬文未工咨公指

瑕平居相愛殆同天倫公之本末皆親見熟察非但傳聞而已是宜為銘其辭曰

尚賢好修志誰不勤汲古慕言業誰不精孰如林公好學而醇所持者正所勉者誠身猶布衣人曰公卿年未强仕人曰老成時雨之教其化也深水上之風渙然有文瞻彼莆中冠蓋如雲祭公於社過者必欽

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乃復齋陳

公所書而平園真蹟藏外孫方之泰巖仲家巖仲他

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楷刻之祠中後村劉克莊跋

祠堂記

淳熙壬寅夏四月永嘉林侯元仲来守此邦政尚嚴明

以厚風俗敦教化為本閱數月閩郡之士咸造於庭曰

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學

而以行義修飭興於鄉里者艾軒林先生實作成之也

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氏蚤游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

門教授四方之士摳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科
登顯仕甚衆先生之教人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不
專習詞章為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言問對無非率
禮蹈義士者化之間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肅然有不可
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為艾軒弟子也莆之士風
一變豈無所自先生殁已六年人思其矩範願得立為
祠宮春秋薦以苾芬以慰邦人之慕而埀後来之勸敢
以為請太守喜曰言會予心其可後乎古所謂鄉先生

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擇城南隙地為屋十有六楹冊䕶一新像貌煥然崇德象賢聞者興起越明年二月丁酉太守率諸生有事於祠下一郡之人莫不奔走瞻敬因謀刻歲月謁記於予予與艾軒游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友其可辭先生諱光朝字謙之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場屋年五十始擢太常第天子聞其名試館職入著庭為吏部員外郎國子司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矜式惟謹出使廣東以儒生平劇賊朝廷嘉

其能增秩召還為國子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玉音嘉奬賜以金章不旬日除中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為御史者遷工部侍郎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待次逾年得疾一日不起天下之賢士大夫莫不傷之惜其才有餘而用不究也況邦人羣弟子乎昔楊屋歸揵為以黄老教人門人猶為之立廟嚴君平在蜀以忠孝訓俗而郡守亦為之立祠今艾軒之學行文章為吾里宗師可無祠乎然則守侯之政亦可謂知所先後矣六月丙

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申國公食邑八千九百户食實封三千八百户陳俊卿記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揔管賜紫金魚袋趙汝愚書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題額

興化軍城山三先生祠堂記

由熙寧橋南行可二十里城山在馬望之紫翠崒屼欲與壺山差肩其下平疇沃野清泉茂樹環而家者千數

百年之舊族當世之顯人不在東家在西隣也其父兄隆儒而嚴於教其子弟力學而攻於文立聲名取科級榜不絕書有貴為從㯶者魁多士者人徒見其人物之極盛而未知其為師友之餘澤此三先生祠之所由作也初艾軒来水南學者空郡從之而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艾軒去網山嗣講業網山卒樂軒嗣焉里中前一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林侯肅翁受

學樂軒下車首為學者言三先生之學自南渡後周程中歌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諸生涵咏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於訓詁者自艾軒始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生融液通貫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之外者自網山樂軒始葢網山論著酷似艾軒雖精識不能辨樂軒加雄放焉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其人云佛入中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網山樂軒而用於世所立豈在艾軒下哉聽者悚然如

覩三先生之容侯復歎曰吾昔講肄於是游息於是歲月幾何泉石魚鳥歷歷可識而先師已逺不可見矣則又愾然有祠三先生之意山絶巔有精舍新祠在其左俯瞰國清塘水光山色横陳乎前乃像衣冠乃集衿佩以淳祐四年甲辰躬行祼薦之禮序飲而退命余記之余惟在三之義師居其一故侯皂白首太玄后山辦香曾氏所以敬接承嚴付授也昔絅山之事艾軒也死則要絰忌則哭墓樂軒之事絅山也亦然至侯則慨林陳

之後微絶既祀樂於家廟又白尚書併禁二墓樵采俾
鄉校合祠焉歲時若遠游而歸必墓祭出處必命祝史
以告及牧斯土復倡邦人嚴奉而烝嘗之彼背師而從
許行與諱稱京房門人者視侯宜少愧矣余不識三先
生而於艾軒累世通家也於網山子綺伯童子師也於
侯友也侯為余言近世諸儒流畧通體用此皆莫敢望
樂軒侯嘗乘華玉堂開卷涵泳貴近矣顧惓惓於疇昔
傳道授業觧惑之匹夫往往見於羹牆所謂心悅而誠

服之者與艾軒林氏名光朝字謙之網山月魚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横塘樂軒初名其因讀詩采蘋有悟改名藻字元潔艾軒固印證之矣侯名希逸與網山俱福清人樂軒由長樂僑福清云噫以水南文物之懿守侯風化之善前輩師友之賢設遇名筆必有以發揚蹈厲之者而余纍然病眊筆墨不靈僅記歲月而已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劉克莊記

修復艾軒先生祠田記

初郡人祀艾軒先生於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爲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䝉祀田非法也沒價還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丞以㝠名錢酬元直之半復其舊會易帥他路事格不行田既去祠益圮鈞復愬於郡楊公楝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爲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閭表

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廼新祠宇復鐫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誘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覬其以郡鏹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祊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圖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都先生孫也宜主其祭鈞井田孫也有勞於田今學官以其歲入

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為楚産以仲子為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丘云爾忠定鄱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牧其来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

者垂發命克莊曰圯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閟宮其書於石克莊不敢以衰病辭其年月日某官劉克莊記

## 謚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兼史館校勘年子才撰

議曰國家自過江來豐芑菁莪之澤浹於人也深雖中更嫚秦挫揠而封培之久根苗未盡逮至隆乾之間文章之士復振而起如玉山汪公遂初尤公梅溪王公于

湖張公巽巖李公兼山黄公東莱吕公誠齋楊公後溪劉公殆不可勝數後来繼踵學問如朱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諸賢並生錯出亦非一人然嘗論之此八九公雖出處不同用舍各異然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貶以求合所以光明俊偉著於時而垂於後者非以其文也以其節也葢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文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故有文者必有節有節者不必有文君子惟其節之為貴也故工部侍郎林公光朝於八九公者

皆其輩流也其真所謂有是文有是節者乎公學通六經旁貫百氏發而為文森嚴典美精深簡古不事雕鐫下視騷詞為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公直數語雍容有餘所謂清廟朱絃一唱而三歎者也平生未嘗著書惟於易書詩禮精通默識間為章句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四方之士摳衣從學者歲不下數百人時論翕然有南夫子之號而吾黨之

士識與不識皆以艾軒尊之朱文公謂公為後學之所觀仰葉水心謂公為時人之所推尊著庭劉賔之則曰艾軒吾師也故相陳正獻公則曰艾軒吾友也其為人所尊敬如此公為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公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中庸孝宗嘉歎以為此說深得聖人之旨蓋先儒所未及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林公之文矣及退而考其平生出處大節則有卓然大可觀者龍大淵曽覿以潛邸恩寵進隆興

初公與劉復之進對頗及二人罪由是補縣乾道七年三月張說再除僉書公時在著庭不肯出賀遂出為廣西提刑淳熙四年為中書舍人五月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公疑之不肯書黄以為科目太汎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天子知公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隆興迄淳熙二十年間公出使入朝狥義忘私幾三仕而三已前此所未有也然則公之節為何如哉公沒纔六年莆之士思其矩

範願為立祠太守喜曰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遂祠之歲惱月邁子孫湮微僅有趙忠定公所立祠堂之記猶存忠定即公之門人也其子必愿帥福遂從莆士之請具申於朝請所以易其名朝廷從之謹按道德博聞曰文能固所守曰節公之學問溢為詞章固已不可掩而高風特操表表在人尤非時賢所敢望以及者嗚呼以如是之節有如是之文此公所以特立於孝宗之朝而無愧於一時諸賢之䧟歟請

謚公為文節謹議

覆謚議

朝請郎新除考功郎官兼玉牒所檢討官馬

天驥

議曰文以氣為主氣之不充文奚取焉自古以文名者多矣至若實夷險等得喪勁節孤標能自拔於風塵之表如古柏寒松凌霜雪而不改柯易葉者能幾人哉如柳宗元劉禹錫輩其屬辭比事巧麗淵博足以手揖古

賢氣驕時輩文則文哉而蹈道不謹昵近小人自貽大節羞此無他氣餒云耳惟昌黎韓公以日光玉潔之文澤於道德仁義佛骨一表忠犯人主之怒雖投之荒裔而不顧東坡蘇公文字言語歷詆贊揚有不能盡實為我朝宗工巨擘用之則金馬玉堂不用則珠崖儋耳一是一非曾不足以撓其挺挺之守此其剛大所充浩然天地間豈區區掉鞅於文章之囿者與凜凜高風孰髣髴之渡江以来而得莆之艾軒林公焉公力學講學近

沿濂洛上泝洙泗發為文辭渾然簡古不事雕鏤高處迫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開門延生徒四方之士相從問文章為事者肩摩而袂接葢國周公以文名一代平居相親猶有賴指瑕之益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獨於公尤加敬謂公實為後學之所觀仰聲名赫如也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寵臺諫相繼論不行有負時望名為執政者鋭欲去之覺不可揺至以疾辭時公自宜春户曹賜對輒抗論二人之罪甘補縣於外此

亦雄偉不常矣晩代言西掖有謝姓者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自中出公駮然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即以詞頭封還天子度公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彼脂韋依阿戀名位者觀此寧不羞愧流汗乎噫公之文如清廟朱絃一倡而三歎公之大節如中流砥柱屹狂瀾而不移是殆莆山川之英間氣之鍾而有此乾淳中之偉人乎九原不作鄉之門人想其遺風既闢堂以祠之又合辭請謚於朝所以仰景行而光潛德也太

常議以文節易名疇曰不宜謹議

答林謙之書

朱元晦

茲承袛名還朝不獲為問以候行李伏奉黄亭所賜教帖恭審執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感慰之至比日伏想已遂對揚從容啓沃必有以發明道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恨未得聞至於不次之除非常之數則不足為執事道也某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

其所敢議哉過蒙諄諄苟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為切至

屬數日前已申祠官之請聞命不早雖欲奉教而不可

得矣抑其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輙因執事

之問而一言之蓋其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

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

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坦

易明白初若無難攺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

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

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深淺無非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盖未明一理即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絶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内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盛行日以益甚

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某綿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為非如執事之賢素為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為請執事誠有意焉則某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鈍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為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

祭文

年月日具官陳俊卿謹以酒殽之奠告於亡友謙之侍

郎艾軒林公之靈惟公性廸中和躬履仁義學如仲舒
文如賈誼為鄉先生名重海內門人著錄何止千計安
貧守道白首不二年且半百纔得一第人亦有言晚成
大器粤從天禄始佐太史進司學政望厭多士出持使
節威肅羣吏上多儒生文武兼備破賊於南厥功甚偉
名還成均階陛舊次皇帝視學以備講對發明九經天
顏悅喜錫以身章遷之內史一時寵渙聳動中外厥直
承明以郡自詭旋即叢祠歸休梓里進退出處可以無

愧等類所期未登大位如何一朝遽然而蜕嗚呼哀哉
始公之歸我方適至四紀故人心期默契杖屨過從優
游卒歲踐言未久而乃子棄嗚呼哀哉寓形宇内誰者
不死達人大觀又何足喟惟公晩達百未一試失此老
成邦國殄瘁嗚呼屋有詩書家無儲峙文章傳世清白
遺子不朽者存可無憾矣酹此一觴公其歆止尚饗
五年夏五月甲午朔十月癸卯門人彭嵩年等聚酒為
酹致告於工部侍郎艾軒先生之靈嗚呼我輩不天斯

文墜地其將何辭以侑斯觶尚饗

維淳熙五年夏五月癸卯門人林亦之以酒漿雞豚之奠敬告於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子林子之靈嗚呼先生而止是耶昔之人哭其師如哭其父謂其師之可以盡吾情如其父則哭之如其父嗚呼先生其吾父也撫棺大呼有所不可忍傷哉痛哉痛哉傷哉軻之死千載而有伊水伊水不可見又寥寥乎有吾先生一等談論往往自六經絕筆此為獨悟是軻之後有伊水六經之

後而有吾艾軒先生也嗚呼百年宇宙而有君子者吾得而師事之百年宇宙而亡君子者我不得而師事之吾之恨何如也嗚呼痛哉三日之斂門人之經者出亦之又師紅泉諸生且哭之亦之來紅泉以其鄰於東井也先生嘗至其廬而諸生列拜於堂下先生受其拜且誨之如其諸孫行也嗚呼吾道缺落非先生而孰起之先生且死斯文斯道何所托此亦之所以俯天痛哭淚且盡而眼眶裂也嗚呼痛哉

## 祠堂祝文

年月日具官林元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艾軒先生之祠嗚呼世之生賢豈伊其人天實相之與興斯文惟公之生繄道主盟行高而夷論正而平發為文章雲行雨施權衡國史金玉帝制見牆奉扃洙泗河汾凡曰隹士半出公門伊昔大儒有如胡公講學於湖翕然文風一世師表羣材楷模吁嗟我公比德則俱惟公門人有銜不祛謂公云亡日月其逾或詰予言顧為公祠

雞豚春秋我公之思予曰嘉哉實獲我心訪公平生燕居城南聚徒談經莫盛此時令兹卜築尚其近之公靈在天散於無形鑿井得泉邦人之情我聞昔賢歿祭於社振懦激廉百世之下矧公名德在人則厚豈不永傳迄於不朽我拜公像心焉孔悲堂堂我公恍然在兹酒清殽芬荔丹蕉黄嗚呼公乎釂予一觴尚饗

維淳熙十年春二月上丁越翌日戊戌故工部侍郎艾軒先生祠堂告成門弟子遠近至者數百人郡侯祭已

迪功郎致仕吳悅之在諸生以齒先敬酌酒告於祠下嗚呼大道根源昇諸聖賢千年百年迺見一人孟子無傳發於洛川洛有程氏莆生艾軒於嗟先生皜皜誰匹六經脉絡神解心得同堂相歎胡不著書交臂難言紙上何如四海學者始知孔氏不在訓詁不在文字莆人四世祖孫父子殆數百人皆門下士不獨致身蟬聯簪組一時楚楚如齊如魯忽爾梁壞哀沉痛深有來賢侯式慰我心一國之師天下所慕潔彼明祠血食茲土七

閫都督義重交友買田以祠邈哉不朽吉日維戊侯来
執𤰞冠屨雜沓有淚如寫先生之道自此長存顧究遺
言勿絶此根尚饗

維淳熙十年歲次癸卯四月乙未朔十六日庚戌朝奉
郎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路安撫使兼
馬步軍都揔管趙汝愚敢昭告於故艾軒先生之祠粤
剛柔之成質紛盈縮之不同嗟中行之良難眇千萬而
一遘惟公秉德深厚粹冲嶷然山立温乎春融豈天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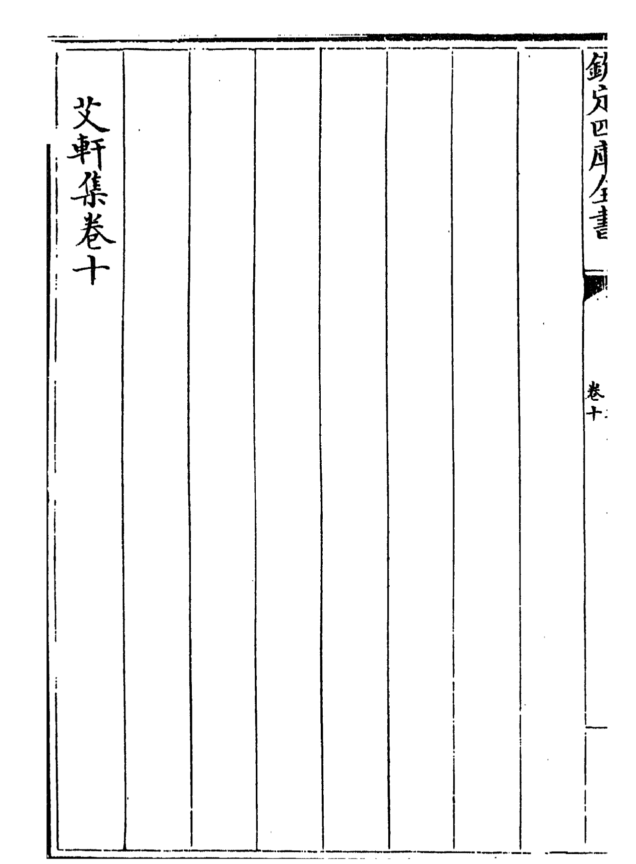
之自爾抑學力之由充人徒見其文追盤誥詩規風雅
畢多多之能事又孰知夫近沿濂洛上泝洙泗實游泳
乎道德之中人或疑其聞善則譽見惡不去若伈伈以
同俗又孰知夫素位而行執義不回凜若有古諍臣之
風蓋公之制行似黃憲當官似陽城而誨人則王通夫
豈一己之私論誠參諸天下萬世之公念江湖之漂泊
幸冊府之從容我扶我植在麻之蓬發覆暴於醯雞傅
羽翮於冥鴻逮風洞之分鶱復南浦之回從歎宦牒之

悠悠而行李之怱怱曽日月之無幾莽今古以奚窮自我承訃適纏哀恫慨一酹之未遑攅百念而自攻屬紆閩部之紱緬想若堂之封閒邦人之起慕儼祠典之攸崇恍音塵於疇昔眷情義之初終聊持不腆之田往助明清之供愧文酸而意蹙恨報啬而施豐公其未亡不予監衷嗚呼哀哉

城山三先生祠堂告艾軒文　　余謙一

我有師儒號南夫子非國非鄉實天下士道在太虛書

留天地考亭東萊之所嚴事



艾軒集卷十

跋艾軒集後

學果待文乎六經語孟曾思至矣濂洛關建足矣艾軒之文可無梓乎先生動必以禮專心聖賢踐履之學其語道也為當世大儒所稱服特以未嘗著述後世無聞焉幸其遺文尚存固所謂叅乎六經淵源伊洛者也讀者果能驗其文於其心得其人於其文會所以動必以禮專心踐履於言外是誠不可不梓而亦非徒梓矣若概諸世之所謂文者以玩耳目無梓可也正德辛巳秋

七月望日後學覺軒雷應龍識

艾軒文選後序

天地開闢人文之會一見於周再見於宋周之季聖人者出吾道宗師諸賢以次授受其後散之四方各以其道鳴迨其久也寖微以絶越千餘年至宋而周程夫子者出始得不傳之緒倡道濂洛而龜山道南一派遂流入閩羅仲素李愿中而有考亭由王信伯施廷先而有艾軒與象山南軒東萊並峙一時聚徒講業時艾軒年

尤高號南夫子云考亭之於張吕往来辨析註釋經傳象山則厭拘牽文義直以超悟為高艾軒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虚六經注觧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逺矣故不著述然至老劬書不倦文公過莆嘗與講論及再至歎曰昔見林謙之方次雲說得道理極精細為之踴躍鼔動退而思之至忘寢食即是觀之艾軒深造獨得要未易窺抑猶在朱陸間乎莆之人士知有濂洛之學艾軒啓之文公實成之也陳復齋嘗作仰止之堂以祀

文公知軍林元仲祀艾軒於城南舊址湮没曠然莫舉兹吾郡邑大夫慨然復古表勵風教因神祠改立書院以祀文公名以仰止仍其舊也而並祀艾軒以嘗與文公講道且爲莆道學之祖也顧惟文公之書家傳人誦艾軒以不著書後世莫考至併其姓氏而忘之幸其遺文梓行於宋者僅傳録本亟圖再梓而詘於力乃屬予擇其尤關係者先刻之附以遺事凡若干卷非輙有去取也若其文之高古陳復齋劉後村俱有定評晚生何

敢置喙後之欲知艾軒者覧是集思過半矣正德辛巳

夏六月朔日鄉晚學山齋鄭岳謹書

艾軒集卷十